

论《伤寒杂病论》中贝母为百合科贝母

马得¹, 倪胜楼², 傅延龄^{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北京中医药大学期刊中心)

摘要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用贝母仅记载为“贝母”, 其究竟对应于现代百合科贝母还是葫芦科贝母至今仍有争议。以 201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分类为标准, 结合生理、病理、药理等现代医学知识, 从《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贝母功用、《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记载贝母的条文进行考证, 认为张仲景所用贝母应为百合科贝母。

关键词 伤寒杂病论; 贝母; 百合科; 药物基源

贝母是常用中药之一, 早在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即已应用于临床。贝母种类繁多, 据考证, 我国古代药用贝母至少涉及 4 个科、6 个属、10 余种植物^[1]。201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中贝母分为 2 类: 百合科贝母属贝母、葫芦科假贝母属土贝母, 然而张仲景所用贝母在原文中仅记载为“贝母”, 其究竟对应于现代哪个种类贝母至今尚未有定论。目前多数观点认为是百合科贝母^[2-4], 也有观点认为是葫芦科土贝母^[1,3], 虽然两种观点各有其理, 但又皆欠缺有力论据。我们对贝母的功效主治进行考证与分析, 认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用贝母应为百合科贝母。兹论述如下。

1 东汉时期贝母的种类

贝母入药用最早见于《万物》, 曰“贝母已寒热也”^[5]。张仲景时期前后, 关于贝母植物形态描述的记载主要有两篇。一为郭璞注《尔雅》中记载, 曰“茵根如小贝, 圆而白华, 叶似韭”^[6]。一为陆机《毛诗草木鱼虫疏》(以下简称《诗疏》)中记载, 曰“蕈, 今药草贝母也。其叶如栝楼而细小, 其子在根下, 如芋子, 正白, 四方, 连累相著, 有分解”^[7]。参照《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尔雅》中描述的贝母应为百合科贝母, 而《诗疏》中贝母为葫芦科土贝母。赵宝林等^[8]结合古今地名变迁及贝母属植物分布, 亦认为汉代时已有百合

科贝母、葫芦科土贝母两类贝母。由此可知, 东汉时期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皆已存在, 且已被观察应用, 因此, 张仲景所用贝母既可能为百合科贝母, 又可能为葫芦科土贝母。

2 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贝母功用看张仲景所用贝母

现存最早的药理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成书略早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书中所用药物多宗《本经》之意。徐大椿曰“汉末张仲景《金匱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 ……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9]。任应秋教授认为, 从上古医学流派分析, 张仲景系神农本草一派^[10], 且《伤寒杂病论》中用药 170 余种, 绝大多数为《本经》所载, 因此, 张仲景所用贝母与《本经》中记载的贝母有一定对应关系。

《本经》将贝母列为中品, 主“伤寒烦热, 淋沥邪气, 疝瘕, 喉痹, 乳难, 金创, 风痉”^[11]。由于《本经》中并无贝母植物形态的相关描述, 因此我们从《本经》中记载的贝母功用进行考证。广泛查阅文献发现, 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在“乳难”的治疗中有所差异。“乳难”主要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指乳汁不下, 即由于感染性或非感染性因素导致的乳汁排出不畅, 可对应于乳少、吹乳、乳痛等病症。乳少又称产后缺乳, 其病因可分虚、实, 贝母可化痰散结, 因此, 其适应证对应于痰气壅滞所致的实证^[12]。《汤液本草》中“下乳三母散”一方, 即以猪蹄汤送服贝母、知母、牡

* 通讯作者: fuyanling@bucm.edu.cn

蛎粉末, 贝母、牡蛎化痰散结而通乳络, 配以血肉有情之品补益则乳汁自下。吹乳又被视为乳痛早期, 是因小儿饮乳, 口气所吹而致乳汁不通。《景岳全书》中治以连翘金贝煎, 有“贝母, 土者更佳”^[13]之言, 可见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均可用于本方以散结消痛, 而土贝母更为适宜。乳痛是由热毒入侵乳房而引起的急性化脓性疾病, 相当于急性化脓性乳腺炎。《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中以消毒饮治疗, 方中贝母明确记载为浙贝母。此外, 《本草纲目》引《仁斋直指方》在治疗乳痛时提及“贝母末, 酒服二钱, 仍令人吮之, 即通”^[14]。服药后仍需“吮之”, 说明贝母虽可治疗乳痛, 却不能“清除”乳腺导管中的堵塞病灶。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均具有抗炎作用^[15-19], 但目前研究结果中两科属贝母皆无关于“疏通乳腺导管作用”的相关记载。此与古籍文献中记载相符, 因此, 当乳难为乳汁不下之意时, 《本经》中贝母既可能为百合科贝母, 也可能为葫芦科土贝母, 两者难以进一步区分。

另一种根据《脉经》中“乳”字的含义, 认为乳难是指产难, 即难产。《证类本草》中即有“贝母, ……治虚热, 主难产, 作末服之”^[20]的记载, 《妇人大全良方》中有“贝母令人易产”^[21]之说, 《本草正义》中亦有“象贝母, ……乳难之乳, 即孳乳之乳, 指产难也”^[22]。难产又称异常分娩, 包括产力异常、产道异常、胎位异常。宫缩乏力、强直性子宫收缩及子宫痉挛性狭窄作为产力异常的直接原因, 均可以依靠药物得到及时纠正^[23]。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浙贝母碱能兴奋家兔离体子宫, 且对已孕子宫较未孕子宫更为敏感, 对大鼠子宫也有兴奋作用; 川贝母碱能增强豚鼠离体子宫收缩^[24]。而葫芦科土贝母目前已知的药理成分中并无可以助产的有效成分。此外, 《傅青主女科》中保产无忧散、保产神效方中均用川贝母以助安产^[25], 现代临床中亦能取效^[26], 所以当乳难为难产之意时, 《本经》中贝母更可能为百合科贝母。

由上可知, 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在乳汁不下的治疗中均有应用, 但百合科贝母亦可用于难产的治疗, 葫芦科土贝母无此功用, 因此, 《本经》中的贝母应为百合科贝母, 即张仲景所用贝母为百合科贝母的可能性更大。

3 张仲景对贝母的应用

张仲景诸方中, 贝母见于《伤寒论》白散方及《金匱要略》当归贝母苦参丸。

白散方以“桔梗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 熬黑, 研如脂), 贝母三分”, 治疗“寒实结胸, 无热证者”。寒实结胸是由于寒邪与痰饮结聚于胸膈所致, 治以温下寒实、涤痰破结。方中巴豆可攻逐寒饮、痰湿之凝结; 桔梗既可以宣肺祛痰, 又可以升提肺气; 贝母化痰散结, 且贝母性寒, 可制约巴豆的大辛大热, 此与百合科贝母的性味功效更为相近。白散方在现代临床上常用于哮喘、肺脓肿、胸膜炎、急性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治疗, 亦与百合科贝母祛痰、镇咳、扩张支气管平滑肌、抗菌、抗肿瘤^[15-18]等药理作用相符, 而与葫芦科土贝母抗肿瘤、抗病毒、免疫抑制、杀精^[19]等作用不甚相符, 因此, 百合科贝母更适用于寒实结胸证的治疗。

当归贝母苦参丸以“当归、贝母、苦参各四两”, 治疗“妊娠小便难, 饮食如故”。关于其主治病症一直存有争议, 主要观点有四^[27]: 主治妊娠小便难、主治妊娠大便难、主治妊娠大小便难、方证不合存疑。我们从张仲景原书记载分析, 即以当归贝母苦参丸治疗妊娠期小便不利。陈元犀《金匱方歌括》曰“苦参、当归补心血而清心火, 贝母开肺郁而泻肺火。然心火不降, 则小便短涩; 肺气不行于膀胱, 则水道不通, 此方为下病上取之法也”^[28]。百合科贝母归肺、心经, 与苦参、当归配伍更有利于清泻上焦。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 “妊娠小便难”可能是由于妊娠期子宫增大压迫输尿管造成尿路梗阻, 或是由于泌尿系感染所致。由于方中当归可以改善器官血流量, 苦参具有抗菌、抗炎、利尿作用, 因此, 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难以进行区别。但百合科贝母耐缺氧, 有利于输尿管压迫状态的缓解^[29], 因此, 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贝母用百合科贝母更为适宜。

此外, 有观点认为, 三物白散方是由于方中三味药物均为白色而命名^[30]。百合科贝母表面均为白色, 而葫芦科土贝母表面为淡红棕色或暗棕色。此观点亦支持张仲景所用贝母为百合科贝母。因此, 从张仲景对贝母的应用角度分析, 张仲景所用贝母更可能为百合科贝母。

4 讨论

贝母早在先秦古籍中即有记载, 古称“菡”, 通“蠹”。张仲景时期, 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皆已被知晓。其后两者统称为贝母, 混用达千年之久, 至明代始有明确分类。但由明清时期古籍文献可以发现, 贝母在经历了长期混用之后出现了同名异物的情况。我们认为, 对于张仲景所用贝母的

考证应以现代《药典》中科、属分类为标准,即百合科贝母、葫芦科土贝母,而不应拘泥于古籍中川贝母、浙贝母、土贝母、象贝母等不明确的分类。

尚志钧等^[1]依据贝母主产流域、交通运输状况及汉代长江流域“火耕水耨”的历史背景等,认为唐代以前贝母为土贝母。我们认为,此观点有所不足。以张仲景所用贝母为例,张仲景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河南地区是国家经济重心所在地,农业、手工业均居于全国领先,人口数量也居全国第一^[2],且占据“河南帝都”“南阳帝乡”的政治优势,其发展状况可见一斑。此外,东汉时期,驰道、直道、五尺道、回中道、褒斜道、夜郎道以及南北丝绸之路均已开辟,陆路交通网贯穿了整个统治区域,水运也有较大发展^[3]。由此推断,在经济、交通、政治三重背景下,南阳地区很有可能同时拥有当时已存在的百合科贝母与葫芦科土贝母。

《药典》中百合科贝母包括川贝母、浙贝母、平贝母、伊贝母、湖北贝母 5 种,由于此五者在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植物形态、药理作用等方面相似,因此本文中统作百合科贝母讨论。由于现存的汉代古籍有限,没有更为明确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张仲景所用贝母为百合科贝母中的何种,因此,本文中暂不作进一步考证。此外,古代医籍中并无伊贝母、平贝母、湖北贝母三种贝母名称的记载,是由于地域因素未得以流传,或因三者是由川贝母、浙贝母移栽后发生变异而重新命名所得?贝母最初的药物基源究竟是什么?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 [1] 尚志钧,刘晓龙. 贝母药用历史及品种考察 [J]. 中华医史杂志, 1995, 25(1): 38-42.
- [2]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中药志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9: 98.
- [3] 江苏植物研究所. 新华本草纲要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528.
- [4] 周祯祥,邹忠梅. 张仲景药理学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 239-241.
- [5] 谢志民,王敏春,吕润霞. 贝母类中药品种的本草考证 [J]. 中药材, 2000, 23(7): 423-427.
- [6] 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 阜阳汉简《万物》 [J]. 文物, 1988(4): 36.
- [7] 郝懿行. 尔雅义疏: 下 [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2: 114.
- [8] 赵宝林,刘学医. 药用贝母品种的变迁 [J]. 中药材, 2011, 34(10): 1630-1634.
- [9] 徐大椿. 徐大椿医书全集: 上册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71.

- [10] 北京中医学院. 北京中医学院三十年论文选(1956—1986)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 7.
- [11] 尚志钧. 神农本草经辑校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 89.
- [12] 于少伟,毕洁亮,郭瑞新. 古代医家辨证治疗产后缺乳的经验总结 [J]. 中国医药指南, 2016, 14(32): 25-26.
- [13] 张景岳医学全书 [M]. 李志庸,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1370-1371, 1601.
- [14]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807.
- [15] 张明发,沈雅琴. 浙贝母药理研究进展 [J]. 上海医药, 2007, 28(10): 459-461.
- [16] 颜晓燕,彭成. 川贝母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 中国药房, 2011, 22(31): 2963-2965.
- [17] 徐定平,吴晶晶,周鑫堂,等. 湖北贝母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 中国药业, 2015, 24(6): 92-94.
- [18] 卢敏玲,曾丽翹,林艳英,等. 中药平贝母的研究概况 [J]. 轻工科技, 2014(4): 26-28.
- [19] 孙健,温庆辉. 土贝母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 中国药物警戒, 2010, 7(7): 430-431.
- [20] 唐慎微. 证类本草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243.
- [21] 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 397.
- [22] 张山雷. 本草正义 [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217-218.
- [23] 李惠敏,刘志强. 产力异常分娩产妇的护理 [J]. 大家健康, 2016, 10(9): 197.
- [24] 裘沛然,邓铁涛,王永炎,等. 中草药 [DB/OL] // 中华医典(第五版). 2014.
- [25] 傅山. 傅青主女科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34.
- [26] 谭启文. 三例难产治验 [J]. 江西中医药, 1959(7): 36.
- [27] 赵天才,杨景锋. 《金匱要略》当归贝母苦参丸主治病证探析 [J]. 四川中医, 2009, 27(5): 52-54.
- [28] 陈修园. 金匱方歌括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3: 117-118.
- [29] 何丽清. 当归贝母苦参煎剂治疗实验性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研究 [J].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9.
- [30] 吴谦. 医宗金鉴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6.
- [31] 程民生. 论两汉时期的河南经济 [J]. 中州学刊, 2005(1): 147-152.
- [32] 孙启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蜀道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2(3): 44-50.

(收稿日期: 2017-08-05; 修回日期: 2017-09-15)

编辑: 黄 健